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三十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六

張遜博州高唐人也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之兄太宗在藩邸得隸帳下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遷文思副使進東上閤門使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改副使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四年坐與寇凖不協罷為右領軍衛將軍李順

亂于蜀朝廷發兵水陸進討荆渚當其要害以遜為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遜至時峽路諸州漕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奏聞太宗甚喜以其餘配諸郡遜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也少時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術必至將相禹錫由是頗讀書事太宗于晉邸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改翰林副使如京使太宗以藩

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遷宣徽北院使告秦王廷美陰事擢為樞密副使轉南院使罷為左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徙澶鎮二州駐泊俄知潞州徙永興軍復召為宣徽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除鎮寧軍節度使知涇州移貝州徙陝州以子宗慶尚主召歸京師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之禮頃之復令赴鎮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宗慶字天祐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除左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拜康州團練使舊制諸

公主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
算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罷雜買務所市物
眞宗祀汾陰進泉州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
師望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卿毋得遣人私販以奪民
利今復爾耶未幾拜武勝軍節度使徙永清彰德拜同
平章事又徙鎮武成知陜州轉運使叚少連言其政事
庸謬改知潞州又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久之出
判濟州御史中丞賈昌朝亦言宗慶所至皆以無狀罷

不可復使治郡遂留不遣卒時年六十三謚曰榮密主
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宗慶性貪鄙積財鉅萬而自奉甚
儉歷官多過失云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也以刀筆事太宗于晉邸太
宗即位補供奉官兩浙錢俶以國歸覲遣鎔檢校帑廪
轉內酒坊副使與楊守一等告秦王廷美事遂遷六宅
使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出為梓遂巡檢使改左驍
衛大將軍代還知滄州鎔守鄉郡人以為榮遷左神武

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鈐轄又知廬州踰年召為樞密承旨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真宗即位改南院使以壽州觀察使罷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使鎔少涉獵文史善書翰太宗甚眷寵之本名容太宗改之為鎔取陶鎔之義云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也唐末徙家宋鄭之間初為晉邸涓人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翰林副使初

名守素太宗為更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等同告秦王陰謀事擢為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改判四方館事轉客省使端拱元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守一質直勤謹無它材能徒以幸會致位通顯云

弭德超滄州青池人也甞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遷酒坊使杭州鎮州都監先是太宗念緣邊征戍者勞苦月賜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德超乃誣樞密

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餧死矣又巧誣以它事太宗疑之彬不自辨遂罷以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樞密副使德超怨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駡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眩惑顯以聞太宗命御史鞫之德超具伏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未幾死于流所

臣稱曰甚矣讒言之為害也以秦王同氣之親而禹錫

等發其私使兄弟之隙可乗曹彬有定亂之勲亦為德超所誣致君臣之間見疑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可不畏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十三

東都事略卷三十四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七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為盜晉天福中詣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為密州刺史高平之戰周世宗既戮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為將以為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建隆初加鄭州防禦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

懸軍深入敵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承鈞遣兵追躡之罕儒方據胡床饗士錦袍裹甲遂直犯賊鋒為幷人所殺河東久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土原之不用命者罕儒從孫嗣嗣少應募為控鶴卒王師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捷洛陽砦嗣請行斬五十餘級河東將楊業退保城嗣與衆進焚南門奪其羊馬城賊夜薄砦繼選五百人嗣為其冠及旦斬馘殆盡及太宗親征廵師嗣登城手刃數

賊股貫雙箭又中手礮折二齒太宗亟召賜以袍帶嘗
從崔翰征幽州又從田重進討賊于飛狐口戰無不克
賊嘗夜圍重進砦重進問計於嗣嗣曰今所領不過五
百人彼衆踰二萬計請間道求救於它將得數百人即
依山布隊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趣契丹
契丹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
兵前後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嘗自伐也積
官至虢州防禦使臨死垂涕謂其子曰累世為將者其

後不昌汝輩益修謹乃免於患遂卒

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也父疇仕蜀為靖南軍使疇卒光實繼蒞其職蜀以光實為永平軍節度使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既而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忠者率衆數千星夜掩至環光實所居鼓譟而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光實舉家三百口皆見殺又發其父墓光實詣全斌白其事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攻取之意

全斌壯其勇遂令將兵果克其城獲樂忠而甘心焉全
斌以光實為黎雅州都巡檢使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召
還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以為黎州刺史遷唐州
團練使太宗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令調軍食河東
平為汾遼石沁州巡撿改汝州團練使王師北伐與潘
美出鴈門光實為前鋒遇敵人迎擊敗之李繼捧之入
朝也以光實為銀夏等州都巡撿使繼捧弟繼遷遁入
蕃部為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

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万計繼遷幾擒矣乃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公許我降乎光實信之繼遷設伏光實以數百騎赴之至葭蘆川繼遷舉手揮鞭而伏兵起光實遂見殺時年五十五從子克明

克明字堯卿父光實為敵人所害克明尚幼有妾匿之葦薄中得免既長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既沒克明時為牙內虞候從行祕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彼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先是蜀人禁不

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趣道而歸李順反求克明欲用之乃携母遁山谷閒及賊陷雅州克明集潰兵七千人又募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七砦於嘉眉邛州界分兵邀擊賊因復雅州擢西頭供奉官監兵黎州以餘賊未平徙邛州駐泊廵撿峽洛潰兵鄧紹等攻雅州克明又討平之蠻冦邕州以供備庫使知邕州乃遣書三十六遣溪洞酋長諭以朝廷恩信悉來赴承天節宴并遺以篋衣咸感泣而去獨洪洞恃險不至

克明領兵攻之斬其首領既而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鬱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舟為虚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洞兵趣象州賊遂南去廵撫使曹利用召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專其功克明耻自言徙江淮兩浙捉賊使獲賊必釋其罪予以私錢使反捕索其黨所獲三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上其事賜錢四十萬領平川刺史知辰州會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為宜容等十州廵撿使乃領兵深入蠻多伏

弩窮谷間而磴道險絶克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大木絶歸路且行且戰踰月至撫水州知州蒙承貴出降克明謂曰尔三十餘年為邊患止謂官軍不能至尔今天子好生不欲絶尔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命飲血為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内徙者七百餘口散之荆湖間奏改撫水州曰安化州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洞司而兼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土軍並為忠敢嶺外居人結茅為屋雖嚴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

以水入城夾道分流以為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為瓦舍自是其患遂罕代還知滁州又知鼎州會交趾李公蘊冦邕州改文思使知邕州時克明老矣或勸以不宜南去克明曰天子不以吾衰老委之邊事安可止耶至則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公蘊上章謝罪還西上閤門使復知鼎州卒年七十二

楊業并州太原人也父信仕劉氏為麟州刺史業少任俠善射好田獵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

犬逐雉兎尒弱冠事劉崇為保衛指揮使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楊無敵太宗征太原業扞城之東南面拒城苦戰及繼元降太宗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以招之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太宗得之大喜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師還除鄭州防禦使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命知代州敵入鴈門領數百騎擊之敵衆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王師北征以潘美將雲應路行營之師命業副之以蔚

州刺史王佺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拔雲應寰朔四州時曹彬敗於岐溝詔美護四州民内徙既而敵復破寰州業謂佺等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等將先出衆我師次應州賊必悉衆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彊弩千人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萬全矣佺沮之文裕亦欲業赴敵業曰此必敗之道也佺曰公素號無敵見敵逗撓豈有它志乎業曰非愛死也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尔即自石朱路趨

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太原一降將天子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敵不擊欲圖報萬一也諸君責業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曰公於此張步兵彊弩以援使業轉戰至此失援則無遺類也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羅臺望見敵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行二十里聞業敗帥兵却走業力戰至暮望谷口無人拊膺大慟帳下兵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為敵所獲乃太息曰業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衂

不食三日而死陣之將陷也麾下猶百餘人業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報天子無與我俱死衆皆流涕不去遂俱死無一生還者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貴從業為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數人遂死業勇而有謀與下同甘苦寒未嘗獨設炭為政簡易郡民愛之天下聞其死皆為之憤歎太宗尤痛惜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潘美削官三資侁文裕並除名侁周樞密使朴之子也子延昭

延朗下一字犯聖祖名改為延昭用業蔭補供奉官業之死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邊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敵攻之甚急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近敵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復入邊延昭伏鋭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擊之且戰且止及伏發敵衆敗績獲其名王函首以獻進團練使景德初敵人南侵延昭領兵敵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修好乃止官至英州

防禦使卒年五十七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訴諜皆決於小校眞宗知而不責也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沉嘿寡言平居未甞問及家事所得奉賜均遺士卒奉已簡易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為之用威振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人畏之呼為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殞泣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也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

沒父再遇從太祖征李筠又以兵死於太行山下鄉民立廟祀之保裔在周以戰功為東班押班再遇死太祖以保裔代其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以方面領軍職遷登州刺史端拱初為淄州團練使知代州移深州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從屯滄州移帥鎮州咸平初除彰國軍節度使帥高陽關契丹入邊傅潛擁兵不戰諸將與契丹戰於河間援不至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

戰遲明契丹圍之三匝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蹙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絶救兵不至遂殁焉眞宗震悼久之贈侍中保裔有母年八十四封陳國太夫人遣内司賓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其妻已亡亦追封夫人保裔謹厚好禮軍政嚴整喜賓客延儒士善騎射弋飛走無遺鏃嘗以三十五矢引滿射筈鏑相繼而墜人伏其妙前後戰身被七十創又爲礮傷鼻毁臂未嘗自言所賜金帛分與士卒

宴勞軍伍賞賚錢數千萬既沒親吏鬻物以償眞宗知之而厚賜焉子繼英

繼英字仲雄以父任為供奉官保裔戰沒特授六宅使順州刺史累遷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渭州遷殿前都虞候桂州觀察使繼英謂戎人雖内附而終蓄姦謀乃大索其所反覆者蕩除之於是威震西鄙改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曹利用貶繼英以姻家亦降為右羽林大將軍分司久之復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卒年七

十一繼英嚴於馭軍而厚於撫宗族故其卒也家無餘財

東都事略卷三十四

東都事略卷三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八

李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幼溫厚寡言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觀李生材器他日必為卿相昭素以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即位博求文學之士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太祖既平蜀以穆通判洋

州徙陜州坐輸田租於西京失期免官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為太子中允尋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操履為太祖所知太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朝廷繁富兵甲精鋭恐不易當尓太祖聞其言以為要切太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外郎太宗惜其才尋

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癯憐之謂曰憂畏所致耶
穆流涕太宗為之動容命復故官擢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
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
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
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
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尔淪謝非穆
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謚曰文恭穆子行簡

以父任為將作監丞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其賢行即其家拜太子中允致仕後遷太常丞而卒

賈黄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也唐相耽四世孫黄中年六歲中神童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直史館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通判定州入為禮官嶺南平為采訪使江南平知宣州太宗即位知昇州一日黄中按行府庫見扃鐍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櫝皆李氏宫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黄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吾府

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
賜黄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
太宗益重之兼掌吏選品藻精當揀拔寒俊號為無私
淳化二年除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
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黄中性端重守家法
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之名士皆出
其門談論娓娓聽者忘倦特當憂畏而執政循嘿時論

少之四年罷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師改知澶州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黄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奨及人親臣何人敢膺榮遇拜禮部侍郎祕書監卒年五十六而母果無恙贈禮部尚書太宗因念翰林無良竪詔天下并大臣各薦能竪者其為太宗追惜如此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也父協仕至光禄寺丞易簡少好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昇

州入為右拾遺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太宗曰此永為翰林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太宗又草書宋玉大言賦賜易簡易簡因擬賦以獻其詞曰皇帝以白龍牋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琦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耶

卿為朕言之臣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饗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礎也飛雲涌霞騰燔燎也刳鵬腊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禮再獻兮凖風還君百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圜蓋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太宗覽而嘉之一日易簡當禁

直以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始固万世之基業則天下幸甚遷給事中參知政事與趙昌言共事多不協昌言出使劒南中道而罷受詔知鳳翔踰年易簡亦罷為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之執政也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太宗歎曰

孟母也賜白金千兩易簡性耆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在翰林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舜欽有傳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舉進士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鞫于有司獄吏嘗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之水中遂失其尸而誣

以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以示女奴之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吏者於何地太守歎服太宗聞之遂召用擢祕書丞直史館半歲中超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户部侍郎以親年高求解機政乃罷為集賢院學士修太宗實録初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

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以為言衆不能折又重修太祖實録從真宗幸大名上書曰臣聞用兵以伐謀為上御將以用法為先比者傅潛為帥擁十萬之衆閉關縱寇坐看敵人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輩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賞功未大臣願陛下誅敗將以徇衆擢有功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

外威攝敵人昔劉崇結契丹入邊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宴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以邢州李漢超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闊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録

其功能則絶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敵情閒授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敵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不數年間可以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北敵未賓服内出手詔詢若水禦備翦滅之術若水上言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温彦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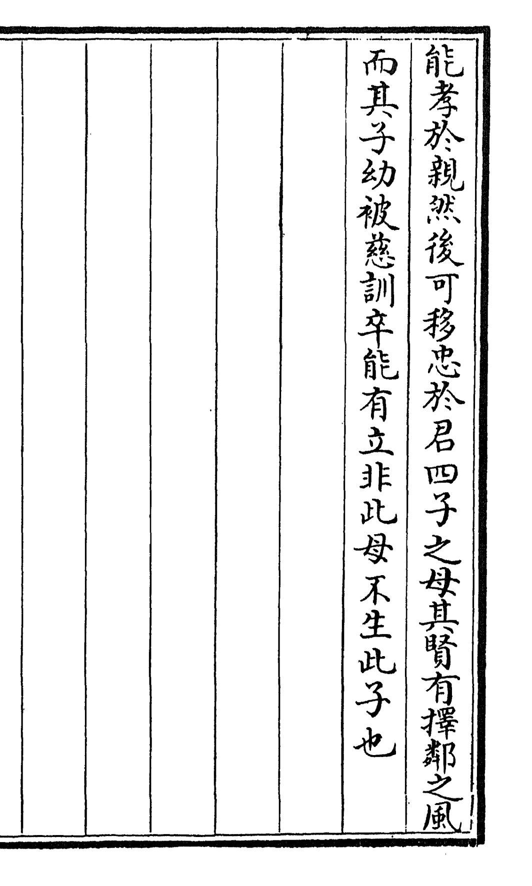
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御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尓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敵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絶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

以為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為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粮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

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擧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積此矣若乃恤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云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衂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郭進之

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真宗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户部尚書謚曰宣靖若水風流儒雅有文學善談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以誠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真宗念若水母老數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云

臣稱曰孔子論孝備矣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惟


能孝於親然後可移忠於君四子之母其賢有擇鄰之風而其子幼被慈訓卒能有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東都事略卷三十五

東都事略卷三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九

郭贄字少儀開封人也應進士為開封首薦太宗任京尹得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贄著作佐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拜中書舍人太平興國七年拜參知政事曹彬為弭德超所譖贄為辨其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嘗奏事對太宗言曰臣受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太宗曰

愚直何益贅曰雖然猶勝姧邪也八年旱朝被酒左遷祕書少監知荆南府加左諫議大夫入爲鹽鐵使出知澶州坐河決免真宗即位拜刑部侍郎知天雄軍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内銓加集賢院學士知河南府遷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謚曰文懿贅長者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晚節頗以治生爲物論所惜云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也初為内臣李知審養子舉進士

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
加右補闕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雍熙中加給事中時太宗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為兵
凶器也戰危事也用之之理必貴万全儻邊庾不充則
宜養威蓄銳夫京師天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轂
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瞻仰此策之上者也以目疾
免授禮部侍郎遷吏部為祕書監真宗為皇太子以至
李沆並為賓客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真宗

問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且繼遷素性强悍騷動邊鄙然臍不足以弭其惡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兆人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憝介意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其後靈武卒不能守除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太宗征太原見於行在拜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知懷州擢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端拱元年加户部侍郎參知政事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視士大夫猶吏卒唯以甘言悅人而進退皆非物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頗不協及齊賢參知政事沔不自安因王禹偁上言請中書本廳不得接見賓客許於政事堂同見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

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駮之太宗即追還前詔沔因此罷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也初從郭崇辟掌書記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授鄆齊二州觀察判官入拜右補闕知光州移彭州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太祖問趙普羣臣文武兼資者普以仲甫對即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為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

家異人閒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政尚寛簡蜀人安其治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仲甫居大位自守而已出知陳州遷户部尚書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康節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歴左拾遺為峽路轉運副使加左補闕徙知遂州

以勤幹聞歸朝為主客郎中遷樞密直學士雍熙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書論兵事乃用昌言為樞密副使改宏御史中丞端拱初復拜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知開封府出知潞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

臣稱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

人之忠佞皆得而言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遷直史館荆湖轉運副使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出知天雄軍召拜御史中丞遂代張宏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陳象輿為鹽鐵副使與昌言善又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日夕會于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云有翟

穎者險誕之士也素與旦親狎旦為作大言怪誕之辭使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力舉數十人皆公輔之器令昌言內為之助陳王尹開封以其事聞趙普深嫉之捕馬周繫獄鞫之得實馬周流海島昌言貶崇信行軍司馬起知蔡州復知天雄軍初豪家有僣蕩麦者時誘姦人穴隄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絕其弊淳化四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京師大

水請出廏馬外牧或云以馬備胡不可闕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其言李順亂于蜀命王繼恩討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軍士無鬬志由是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甚喜遣昌言督繼恩戰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以昌言知鳳翔府賊平改户部侍郎罷政事仍知鳳翔徙

澶涇延三州遷兵部侍郎知陜州移知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坐鞫獄失實貶安遠行軍司馬移武勝拜刑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知河陽歴天雄軍徙鎮州遷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昌言喜推奬後進常薦李沆以為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擯斥不少抑惟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也少為小吏折節讀書王明

知洪州見而歎曰奇士也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召入為三司判官與判三司王仁贍廷爭事仁贍坐貶秩擢恕度支員外郎以工部郎中知大名府復除戶部副使知澶州驛召為河北營田制置使密奏曰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既詔罷營田止葺堡壁而已知代州入為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祖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嘗言戶部使樊知古所部

不治恕以太宗意語之知古辨于上前坐泄禁中語罷知江陵府復召為工部侍郎總計使又為鹽鐵使恕屢司金穀為經久之制於是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甚有稱職之譽常言出入之任所當謹者起知定例人以為當然亦頗傷苛碎也真宗即位拜吏部侍郎真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而不進真宗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審官院知貢舉避嫌凡江南貢士

悉被黜又舉行貢舉非其人條被譴者咸怨憤然是舉以王曾為舉首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居喪絶葷茹哀毁過禮以故得疾不任治劇遷尚書左丞知開封府復以病求館殿之職乃以為集賢院學士卒年五十九子執中自有傳

温仲舒字秉陽河南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吉州遷右正言直史館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以右諫議大夫為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

罷知秦州移鳳翔徙興元江陵復召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禮部尚書罷明年出知河陽代還知開封府爲御史中丞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進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恭肅仲舒有應務才與寇準同進人謂之温寇呂蒙正爲相嘗援進仲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士君子非之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也陳洪進以爲工曹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辟爲推官八年舉進士

遷保信武勝二鎮判官移泰寧軍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趙普留守西京辟昌言為通判府事悉以委之普薨昌言感普知已為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召歸遂拜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太宗既寵用昌言或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師光禄寺丞何亮果州南充人也遊宦十餘年以蜀人不得歸覲省遂訴于轉運使盧之翰之翰以聞太宗驚歎又祕書丞陳靖亦泉州人也隨洪進歸

闕留母妻在别墅聞太宗令昌言迎侍靖遽告歸其母戀鄉里愛他子不肯隨靖但迎妻子而已太宗訝之因詔告諭文武官父母在遠地並令迎侍就養昌言遂給事中罷出知襄州徙知荆南府遷工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東都事略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三十七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櫻

東都事略卷三十七　　　宋　王稱　撰

列傳二十

張洎滁州全椒人也江南李景開貢舉登進士第爲上元尉擢監察御史景徙豫章留洎掌李煜記室李煜襲位擢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煇殿學士參預機密洎舊學師黷煜令字偕仁王師圍金陵與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煜勿降又云苟有不利當先死社稷及城陷喬死

之洎不能死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報也洎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彈詔召江上救兵洎對曰實臣所為也犬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爾詞色不動太祖釋之授太子中允以其有文選直舍人院出知相州簡慢不治為轉運使田錫所劾太宗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也契丹入邊洎數上疏陳邊事會錢俶薨謚曰忠懿洎時判考功覆狀有居亢无悔之語虞部郎中張佖奏駁之以為亢龍无悔非臣子所宜言者洎曰易乾

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機可以无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體為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恪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今考功狀止云受寵若驚居亢无悔本無亢龍无悔之語太宗然之未幾為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

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益王元傑授揚潤大都督府長史洎言唐以揚益潞幽荆爲大都督府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其大都督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遥領别命大臣領郡除長史副大使節度事今益王以大都督之任復爲長史乃是自爲上佐也吕蒙正以爲襄王越王皆領長史矣太宗曰此誠誤也俟别除授并正之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爲參知政事初太宗欲進用洎

頗知其在江南讒毀善良潘佑之死與有力焉心疑之待詔尹熙古江東人也與洎相善因對以爲煜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由是遂擢用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冦靈州太宗語宰相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以所見上其策端等言曰臣等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義洎越次奏曰端備位輔弼乃緘默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骨鯁之言太宗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朱厓事

顧棄靈武以省關西餽運太宗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太宗意太宗不悅謂之曰卿所陳朕所不曉洎退太宗謂向敏中曰張洎誠揣摩之士也吕端之言不妄矣始洎諂事冦準準力推挽之遂參大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辨由是罷政未幾洎以疾罷為刑部侍郎尋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洎美風儀有文釆而性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而怒其所與

之薄煜子仲瑀死亦不弔太宗有所著述必為文解釋其旨以取悅洎孫瓌有長者譽仁宗時知制誥嘗草故相劉沆贈官制有詆毀之詞為其子所訟貶黃州其後英宗謂瓌在先朝有定儲嗣之言遷翰林侍讀學士以卒

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拜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出知徐州為淮南轉運使知廣州州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持

召還擢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真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坐與王繼恩交結貶忠武行軍司馬起為殿中少監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知嵐州宰相趙普以為驟用人非有益於治也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郎遷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除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太宗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也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榦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化基纂范滂之爲人乃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其二謹公舉其三懲貪吏其四省冗員其五擇遠官太宗嘉之知樞密院柴禹錫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以此中禹錫太宗怒引因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出知杭州遷禮部侍郎至道三年召拜參知政

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又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惠獻子舉正舉元

舉元為天章閣待制

舉正字伯中幼耆學厚重寡言化基器愛之補校書郎復舉進士知伊闕任城二縣名為館閣校勘累擢知制誥宰相陳堯佐舉正婦翁也遂換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康定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以為判名太重改

兼樞密使會御史臺舉其友壻李徽之爲御史舉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内不能制其悍妻不可以謀國事慶歷三年罷爲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許州徙知應天府拜御史中丞張堯佐授宣徽節度群牧景靈四使舉正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而領四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仁宗遣中使諭止之尋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半年堯佐復除宣徽使舉正二上疏論之狄青爲樞密使力爭不能得因請

解言職遂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侍讀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曰安簡

李惟清字直臣齊州下邑人也開寶中以三史解褐為涪陵尉太平興國七年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遷轉運使徙京西入為度支判官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歷度支副使户部鹽鐵使累官給事中為吏以彊幹稱淮南榷貨務賣岳州茶斤為錢百五十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遷衛尉少卿出知廣州名還復拜給事中至

道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眞宗即位加刑部侍郎惟清
俗吏在西府無人望遂罷爲御史中丞惟清怫鬱乃肆
情彈擊卒年六十五贈户部尚書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興
州累遷左補闕直史館知洪州改起居郎眞宗在藩邸
爲翊善尹開封爲推官東宮建爲太子中舍及即位以
給事中拜樞密副使咸平元年罷爲户部侍郎除翰林
侍讀學士兼祕書監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

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尚儒術嘗命著作佐郎呂文仲侍讀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嶠慕道以養生為務喜誦老莊書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卒年七十二贈兵部尚書畢士安為相歎曰若夏侯君在者此位吾豈得而據也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也舉進士甲科真宗為襄王以

礪為記室始礪應舉時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俄陞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示礪曰此來和天尊汝異日事之礪再拜而退及為記室謁襄王還謂妻子曰今日見襄王正昔日夢中所見也眞宗為開封尹以礪為推官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東宮建兼右諭德眞宗即位名入翰林為學士咸平元年除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哀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臨其喪礪所居在隘巷中乘輿不能進真宗因降輦步至其第嗟閔久之贈兵部尚書礪為文無師法詔誥迂怪見者哂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也父温故終右補闕季父温舒終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拜著作郎直史館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以累左降均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名入為

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從真宗幸澶淵以疾卒于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深藏之又善引重後進云

東都事略卷三十七

東都事略卷三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一

宋白字素臣大名人也年十一善屬文舉進士又舉拔萃科授著作佐郎歷玉津蒲城衛南三縣令太宗即位擢左拾遺知兖州從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遂除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至道初為承旨眞宗即位遷吏部侍郎白擬陸贄牓子集以獻眞宗察其意希大

用遂命知開封府以才不勝任罷爲集賢院學士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文安白爲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詣謔不拘小節典貢舉得蘇易簡王禹偁田錫李宗諤胡旦時謂之得人至它所取有納賂者又髙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殆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善詩徽之遂與

齊名遊學于廬山是時福建屬江南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遂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右拾遺太祖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其事及太祖受禪太宗見其書謂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乾德初出為天興令徙峨眉知全州累遷右補闕太宗即位遷侍御史拜右諫議大夫治許州入為史館修撰上疏曰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響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寵材彦

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獲迅遷明經業者罕聞殊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本今五經博士並闕其負非所以厚人倫奬儒學厲賢崇化繇内及外之道也臣愚謂宜下明詔博求通經之士以分教胄子無使漢唐稱得人太宗嘉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之士也宜置之館殿遂判集賢院爲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行軍司馬眞宗爲開封尹妙選僚屬名徽之爲府判官兼左庶子眞宗即位拜樞密直學士兼祕書監

咸平初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徽之為之與夏侯嶠並
命累官至兵部侍郎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徽之清素
重名教尚風義常言温仲舒輩以搏擊取貴位使後進
趨競禮俗寖薄與石熙載李穆賈黄中為文義之友多
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
嘗和其詩有集二十卷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宮僚特
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徽之無子一女適宋氏賢明知
書有禮法外孫綬位至參知政事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吳為祕書郎又事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丘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户名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李景徙饒州名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

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輙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而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矯僞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

及其弟鍇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鍇仕江南爲内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録行於世至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第一時李昉知舉會貢士訴昉取舍非公太祖召準覆試復冠多士授校書郎直史館太平興國中知制誥準美風儀善談論文詞清麗始盧多遜南遷也李穆以同年坐黜左右無敢

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非多遜所為豈
黨哉太宗寤得復故官時論多之雍熙四年以疾免卒
年五十二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也幼好學能為文章周時
舉進士為虞城簿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也不使佐
外邑改為開封府户曹參軍國初二人猶為相用為祕
書郎直史館武成王廟配享議者以王僧辯不克令終
非全德者詔張昭竇儀銓定功業無瑕者方得與享周

翰論自樂毅以降配享廟貌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今一旦除去擯出祠庭臣竊惑之謂宜罷新議仍舊貫為便疏入不報遷左拾遺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闕周翰為五鳳樓賦以進太祖嘗欲用為知制誥以語石守信守信因以語周翰周翰遽以表謝太祖怒遂不用出為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者奪二官復為左拾遺監綾錦院太祖將郊天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

宜推而廣之方今稅賦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寛民力矣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怒謂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至如是之酷邪左遷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為度於是治郡不進黜為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李昉為相以

其名聞于太宗召為右補闕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事因言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幾密亦令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録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真宗為皇太子知其名及即位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從幸澶淵遷給事中罷

爲工部侍郎踰年卒年五十八周翰性踈俊辨急臨事過於嚴由是蹭于時及掌書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稱上意云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也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篤學有朱遵度者時謂之萬卷目昂曰小萬卷甞游廬陵有術者謂昂曰中原當有眞主矣君仕當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揚州昂謁令坤陳治亂方略令坤器之令攝永正縣有政績國

初爲衡州録事參軍歷宜城令知蓬州徙廣安軍既又爲宰相薛居正所知與李昉薦引之遷殿中丞知泗州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知鄂州遷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使除直秘閣知復州名還眞宗即位遂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自宰相張齊賢而下皆賦詩贈行而從臣出祖於東門之外弟協仕爲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亦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二疏陳堯咨知荆南表其所居東西致政坊昂所

得奉以三之一買奇書於所居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自號曰退叟卒年八十三門人謚之曰正裕先生昂方正恬淡非公事不至兩府引年得體士君子多之

胡旦字周父渤海人也舉進士第一通判昇州代還遷左拾遺直史館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東轉運副使徙知海州盧多遜既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有逆遜投遠姦普屏外之語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乃上平燕八議起為右補闕修國史有

翟馬周者旦與之善馬周上書排毀執政因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才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指旦所為太宗怒流馬周海島貶旦坊州團練副使徙絳州淳化五年直集賢院復知制誥史館修撰旦與中官王繼恩善事連宮禁貶安遠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移通州團練副使又移滁州分司西京又以為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通判襄州未幾喪明以秘書少監致仕居襄州遷秘書監卒年八十旦儁辯彊敏少有大志退老漢

上既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未嘗少輟嘗上所著漢春秋七十卷又著五代史略四十三卷將帥要略五十三卷演聖同論七十三卷唐乘七十卷初琢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且以文章名世然晚節黷貨干擾郡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也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父顯德末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劒逐之盜踰垣開揮劒斷其足二指及就

學講說能究經旨舉進士第自五代以來學者少尚義
理有趙生者得韓文數十篇未達乃携以示開開一見
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愈初名肩愈蓋慕之
也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必時之豪俊初為宋
州司冦治獄稱職遷録事參軍太宗征河東開從駕督
糧適常潤有小冦遂以開知常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
誘群盜以奉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
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

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豈不懐未半嵗境内輯寧拜監察御史名還知貝州雍熙中坐與監軍忿争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米信與契丹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無約而請和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來挑戰開因上書願效死邊鄙遂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以破敵太宗方擇文臣有武略者用之即授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統縁邊七百餘

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内屬萬德喜請爲期約使未還徙知全州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久爲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煙等七砦不能禦開至選勇辯吏往說之不踰月携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黥卒訟非辜者坐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還舊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又知曹邢二州遷如京使上書

言時政眞宗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北星有光雲從北來殆敵將至今諸將見疾一旦敵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忻州敵果犯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開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景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栁范開垂絶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者難遽曉也

東都事略卷三十八

東都事略卷三十九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也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甚延譽之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錫鯁正寡言恭敬好禮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褒軍功迄今二載今幽燕竊據固

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則賀駕馭戎臣莫此爲重此要機之一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謂周公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愛民無黷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取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

聞升陛記言動豈聖朝之美事乎又御史不聞彈奏中書舍人不聞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之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闕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而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職官此

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鏁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法之所無悉宜去之此大體之四也太宗褒其言因賜錢五十萬時宰相令有司受羣臣章疏必先白而後敢進錫上書以為失至公之體為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

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伏望陛下申飭將帥勿尚小功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邊儲苟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臣願陛下考古道恢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輕發理貴深謀若夫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臣請爲陛下陳之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

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漢武帝唐太宗皆徇無厭之求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之地得之何所用耶敵人遺種殺之更生矣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聞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

究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勇烈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勸而懲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懲而勸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幽燕以來兵連未解則財用不得不耗臣下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太宗嘉之徙知相州移睦州遂

知制誥錫好直言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進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太宗悅愈重之端拱二年歲旱錫上疏曰今歲旱暵之沴此實陰陽失和調爕倒置上侵下之職而文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此咎徵也伏望陛下引咎責躬以荅天戒進德覃慶以安民心蠲免征徭搜察淹滯振廩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若旱沴不已臣恐盜聚綠林狄乘饉塞則朝廷之憂非淺也錫疏有調爕

倒置之語爲宰相不悅罷知陳州坐稽留獄訟責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召還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加直集賢院至道中復知制誥上疏言諸州奉河西力役生民重困出知泰州彗見上疏請責躬以荅天戒咸平三年召對言事錫賚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取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屛風十卷置御坐側則治亂興亡

之鑒常不忘矣真宗詔史館借以羣書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為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萬機之暇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可以銘於坐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為御

覽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録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俾功業可與堯舜等而生靈亦使躋仁壽之域臣區區之忠不勝大願御屛風序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戒乃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云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軒帝輿几皆有銘

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户席必有戒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户之銘曰名難得而易失唐黄門侍郎趙智爲髙宗誦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憲宗采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之屏風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總一卷輙用進獻可書於屏寘之御坐之右焉詔褒之錫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悉條奏其事真宗以爲得爭臣之體

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之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取焚之真宗每見錫容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卒年六十四真宗惻然謂宰相李流曰田錫直臣也特贈工部侍郎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家世為農九歲能為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勉以勤業及長善屬文舉進士為

武城簿知長洲縣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獻端拱箴時契丹未寧太宗訪羣臣以邊事禹偁上禦戎十策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其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幽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惟陛下裁察太宗嘉之尤為

趙普所器二年親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冬旱禹偁上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五分之一饑則奉無禄廪而已今旱雲不霑宿麥未茁既無九年之蓄可憂百姓之飢陛下降詔書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荅天譴下猒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

亦頗少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省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戒州縣官吏以古者猛虎度河飛蝗越境之事其餘軍民刑政之獘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惟陛下行之太宗幸瓊林苑召至御榻前顧問語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寵奬如此因抗疏爲徐鉉雪誣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召還拜左正言太宗曰禹偁文章俊麗無能及者

但性剛不能容物爾俄直昭文館時太宗命將討李繼遷禹偁屢陳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臣愚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髙與官資昔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附于岐梁太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萬緡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五千緡與刺史一月之間先擒其弟今但信賞必行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求外任得知單州至郡十五日而名為

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于燕國長公主第禹偁爭之曰皇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典罷知滁州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却之及出閩人鄭褎徒步來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及别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内附且

使天下知屈已而爲人也二曰减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鋭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獘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臣

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策修太祖實録禹偁直書其事執政以禹偁為輕重其間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鬭其一死而食其半又羣鷄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上疏引洪範傳申戒且自刻眞宗遣使乗馹問勞醮禳之詢日官則云守臣當其咎眞宗亟命移知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禹

偁辭章敏贍喜談世事臧否人物以正自持故屢擯斥所與游必儒雅薦寵後進如孫何丁謂遂皆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方禹偁在翰林也嘉祐爲館職寇準知之準使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嘉祐曰人皆言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不爲相之爲善也若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

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謂譽望之損焉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而嘉言亦以進士第爲江都簿眞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薦嘉言即名對擢大理評事仁宗時嘗爲殿中侍御史其曾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爲工部侍郎寶文閣

待制入元祐籍云

臣稱曰錫禹偁真天下正直之士哉其事君必盡言無隱以謹其微以防其漸由是二宗有聽言之美二臣有敢言之效而治道隆矣古之所謂主聖臣直君明臣忠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東都事畧卷三十九